

施滉的长衫

——纪念施滉清华毕业 100 周年

○王向田（教）

在清华大学校史馆施滉清华毕业一百周年纪念展诸多的实物展品中，有一件白色丝质长衫，制成于1920年代。岁月沧桑，长衫看上去比较旧，有斑斑点点，还有一片片仿佛锈迹的印记，左下摆破开了一个约两寸长的口子。但无论如何破旧，都不掩它的质地细密、做工精良。它就是清华大学档案馆最珍贵的实物馆藏之一，它的主人是“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”——施滉。

施滉，云南洱源人，字动生，小名振宗，曾化名同天、赵森、赵晋生、赵声、老罗、赵大等。1917年施滉进入清华学校学习。在清华求学期间，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。五四运动后，施滉和冀朝鼎、徐永煊等人一起，组织学生团体“唯真学会”。该团体的宗旨是：“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，研究学术，改良社会，以求人类底真幸福。”1923年，施滉等人在“唯真学会”内成立“超桃”秘密核心组织，提出了“政治救国”的主张。1924年2月，施滉、徐永煊等人在广州拜见了孙中山、李大钊，探讨救国救民问题，坚定了为多数人谋幸福的理想信念。

1924年秋，施滉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史，1928年获硕士学位。在美期间，他转变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1927年，施滉加入共产党，是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。在美



好友罗学谦
身着长衫的施滉（左）和

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帮助下，秘密设立了中国局，施滉为第一任书记。他组织成立“反帝大同盟”，创建《国民日报》，宣传国内的革命斗争情况，唤醒和激发在美留学生和华侨的爱国热忱；还到古巴、加拿大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。1929年，施滉到了莫斯科，在少年共产国际工作，工作之余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。

1930年秋，施滉回国投身革命，他勤奋工作，不畏艰险，多次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，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、省委书记。1933年冬，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，1934年初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，时年34岁。

长衫往事

2024年是施滉从清华学校毕业一百年，也是他牺牲九十年。施滉生前使用过

的物品遗留下来的已非常稀少。这件长衫辗转多年，保存至今，弥足珍贵，它见证了施滉在清华学习、生活、交友和后来的革命生涯。

1917年秋，施滉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进入清华学校，以插班生的身份成为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学生，开始了七年的清华求学生涯。这届学生大多在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，按照清华学校8年学制要求，应在1924年毕业，按照干支纪年法，1924年是农历甲子年，故这届被称为清华学校甲子级。甲子级学生中，冀朝鼎、徐永燠、周先庚、梅汝璈、黄自、钱昌淦等1916年考入清华，周培源1919年考入清华，也是甲子级的插班生。

施滉清华学校的同学、甲子级程海峰1980年代这样回忆当年的往事：

我和施滉、冀朝鼎、徐永燠、章友江是清华学校甲子级的同学。到美国后，我和施滉又在斯坦福大学同学。我和施滉、罗静宜夫妇比较熟悉，后来施滉和罗静宜在Palo Alfo（西班牙文，意思是高树）结婚。Palo Alfo是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。因为我和施滉是老同学，我常到他们家。

1928年，在纽约见过施滉以后，我就回国了，在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工作。1931年的一天晚上，施滉突然来找我。我问他住在哪里？他只告诉我住在沪西工人区，没有说具体地址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他和我谈了国内的政局，并劝我不要在国际劳工局工作，最好是到大学里教书。以后，他几乎每星期三都到我家来，在我家里吃饭，并告诉我如果星期三不来，星期四或星期五去打听打听，是不是被捕了。从他的言语中，可以看出，他是随时准备着为革命献身的。他在上海仅仅

几个月，有一天，他来告诉我说，他要离开上海。我问他到哪里去？他说到北方去。他还把一件长袍和马褂寄存在我家里。长袍和马褂是清华学校在毕业时发给的礼服，每人一套。从此，我就没有再见过他。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他被叛徒出卖，坚贞不屈，壮烈牺牲。他的两件遗物——马褂已丢失了；长袍，解放以后，我把它交还给罗静宜同志。（这件长袍已由罗静宜同志交清华大学保存）。

这段回忆蕴含了丰富的信息：

一、长衫应该是清华学校发给毕业生的礼服。在程海峰的回忆中，这件长衫是清华学校在毕业时发给施滉的礼服。到底是不是呢？从施滉对长衫的珍视程度看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另有一材料可侧面印证白色丝质长衫是清华学校毕业生的礼服。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翻译家梁实秋先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，他在《清华八年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，都是布衣布褂……到了毕业那一天，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，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。”

二、施滉即将北上前途未卜之际，唯一托付友人的个人物品就是这件长衫。1930年施滉回国，先在党中央翻译科工作，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，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后来在广东省委和红色济难会的积极营救下，加之施滉的父亲施德培在香港积极奔走，施滉得以保释出狱，并于7月初被港英当局押解出境。施滉离开香港以后，根据组织安排再次回到上海，在沪西区从事工会工作，直至1931年到北平开展革命工作。以程海峰回忆中施、程见面是1931年、施滉住在沪西工人区、几个月后离开上海到北方推算，施滉托付长衫

□ 荷花池

应当是在他香港获救到去北方工作之间。

程海峰与施滉是清华、斯坦福求学期间十多年交往的同学、好友，与施滉的爱人罗静宜也熟识。在施滉即将北上前途未卜生死离别之际，唯一托付的个人物品就是这套珍贵的毕业礼服。

三、施滉随时准备着为革命献身。施滉被捕后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里，对敌人始终守口如瓶。当时罗静宜也在香港工作，施滉写信给她谈及被捕入狱时说道：“你若被捕，打你，你不理他，他自然没有办法；请你吃好东西只管吃，吃完后还是不理他，他更没有办法。”在香港与施滉一同被捕的蔡和森当晚就被单独引渡到广州，经受种种酷刑，宁死不屈，被敌人用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血腥杀害。施滉切身感受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残酷性，他没有被吓倒，坚毅沉着，乐观勇敢，继续战斗。

睹物思人

长衫衣领内侧，有施滉亲笔书写的“施”“赵”合写标志。标志，利于长衫主人辨识衣物，也诉说了他的曲折身世。



「施」「赵」合写标志
施滉的长衫和他亲笔书写的

施滉的父亲原名赵怀清，入赘施家改名施德培，以教书为生。施滉的母亲施德美，心地善良，勤劳朴实。她平时除下地劳动、操持家务外，每逢赶集，还挑着担子去卖豆腐脑，以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。

施滉的父亲知书识礼，为人正直，常以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道理和古今名人的事迹及家乡典故教育施滉。1905年，为了谋生，施滉父亲离开洱源到乔后井教书，五岁的施滉也随父亲到了乔后井小学（现名施滉小学）读书，直到1913年秋考入云南省军医学校学习。此后施滉考入清华学校，从昆明到北京，其父一路陪护。在清华求学期间及留学后回国投身革命事业时，施滉多次与父亲相见。“施”“赵”合写标志是施滉对身世的追寻，也是他和父亲间深厚情感的见证。

施滉以北平艺专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时，父亲施德培和女儿施琦生都在北平，但施滉仅与父亲及女儿见过一面，父亲劝他返乡任职，施滉说：“我回家乡工作，只对二老有好处；我在外面工作，将对全国人民有用。”施滉常说“尽忠不能尽孝”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为了革命事业，施滉把亲情化为大爱，忘我地战斗着。

施滉家境清贫，衣着简朴，勤奋刻苦。从现存为数不多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在清华学校他多穿一件深色上衣。在毕业前一年曾拍过身着西服的照片寄给家乡的母亲留念，到欧美后常常穿着西服。唯有一张与好友罗学谦的合影身着白色长衫。据施滉外孙女陈维真女士辨别，此合影约摄于1923—1924年，这个时间恰是施滉清华学校毕业前夕。

长衫跟随施滉多年，1931年他在去北

方开展工作前把长衫托付好友，足见对这件衣服的珍爱。1924年6月出版的《清华周刊》第十次增刊载有施澐《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言》，其中有言：“我是在清华受了七年教育的一个学生，七年前的施澐与今日的施澐，完全是两个人。七年前的施澐的道德不坚固，智识无根本，体质又孱弱，现在的施澐的德智体三育，皆比从前进步，我实在百分百的感激清华。”其情殷殷其心切切。长衫交付时距施澐清华学校毕业已时隔7年，其中蕴含的施澐对母校的热爱令人动容。

施澐一生足迹遍及昆明、北京、旧金山、纽约、莫斯科、香港等国内外多个城

市，从朴素的爱国少年成长为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，直至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睹物思人，一件历经百年的长衫拉近了我们与英烈的距离。正如岳飞既有“怒发冲冠”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壮怀激烈风云人生，也有“惊回千里梦……独自绕阶行”“欲将心事付瑶琴”的柔肠寸断曲折惆怅，施澐有志存高远“求人类底真幸福”、为救国救民为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甘愿牺牲视死如归，也有对长辈亲情念念不忘、对母校依依眷恋、对同学朋友的深情厚谊。这件长衫给我们展示了立体的施澐，仿佛在说：英雄就是普通人，但是拥有一颗伟大的心。

● 诗词书画



绘画 ○奚树祥（1958届建筑）

桂枝香·航天

○殷惠民（1981级工物）

“神舟”耸矗。正烈焰奔流，腾云驾雾。刹那千山万水，长天起舞。“天宫”旋转星河里，寂静中，寻听天语。乘槎四望，“风云”“北斗”，星罗棋布。

往而今，等闲竞逐。看自主相连，太空漫步。往返蟾宫，今古“嫦娥”“玉兔”。“天问”“悟空”翔八表，探火星，“祝融”肩负。峥嵘岁月，只争朝夕，浩然风骨。

水调歌头·神舟十九飞天颂

○王伯雄（1970届精仪）

一箭神舟送，万里乘长风。呼啸直上九霄，豪迈探苍穹。日月齐迎宾客，星宿同欢新友，天外喜相逢。四海歌潮涌，五洲赞英雄。

舱船接，精准稳，会天宫。六英齐驾，驰骋宇宙铸光荣。但看神州威武，更有人民骄傲，豪气贯霓虹。人类宇航史，华夏再添功。